

第一部分 移民

西伯利亚华侨考

徐树楸 薛永盛

黑河市地处黑龙江北部边疆,是中苏两国界河黑龙江流域的门户之一。黑河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之间,边境贸易、“一日游”活动日趋频繁。追溯历史渊源,旅俄华人则成为发展两国经济,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其影响是深远的,其意义是巨大的。为了探索中国人涉足俄国远东的历史,及其对中俄(苏)两国经济文化的影响,有必要对西伯利亚区域性华侨的形成,作粗浅的探讨。

西伯利亚地域及首批中国侨民

西伯利亚的地域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们现在指的西伯利亚,南接中国、蒙古、朝鲜和前苏联的亚洲部分(不包括中亚部分)。历史上,16世纪初,俄国人所说的西伯利亚,仅指鄂毕河中游,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地方。随着俄国不断地向东入侵,才逐渐将整个北亚称作西伯利亚了。

对“西伯利亚”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包尔汉、冯家升先生的考证使人信服。他们断定“西伯利亚”是鲜卑的音转。在古代,鲜卑族生活在中国北疆,其活动范围向西到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和鄂毕河中游一带。因此后来俄国人把鲜卑人生活过的地方称为“西比尔”或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地区古代的各族人民,早就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其中一些地方,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俄国人从1581年开始大举东征,到18世纪中叶,共武装占领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土地。1847年以后,沙皇俄国又一再无理武装入侵。东部西伯利亚总督多次派海军闯入当时是中国内河的黑龙江。1850年至1853年间,先后侵占我国庙街、奇集等处,还占据了库页岛南端。1854年到1856年,大批船舰载送哥萨克

军和枪炮,窜入黑龙江,顺流而下,在黑龙江下游建立若干军人村屯,在中上游北岸战斗地点设置军事哨所。1856年沙俄政府竟宣布设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滨海省”,非法强占了我国黑龙江下游的大块土地。并于185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俄璦琿条约》。之后,相继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中俄伊犁条约》,共计强占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自古以来,居住在西伯利亚地区中国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曾与罗刹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曾多次挫败侵略者。然而由于朝廷腐败无能,官吏卖国求荣,以致国土沦丧,无可奈何地自然成为俄国领土上的“中国侨民”。这就是历史上形成的第一批住在俄国的中国侨民。这批人人数量无从查考,但有资料证明,当时的“滨海省”就有中国人近3000人。

值得一提的是“江东六十四屯”。据《璦琿县志》及《璦琿条约》记载,这片土地北起精奇里河河口,南至孙吴县的霍尔莫津屯,面积60万平方公里。沙皇政府不顾《璦琿条约》之规定,于1900年7月18日,派兵强行将海兰泡和六十四屯的华人驱赶到黑龙江边,有的被刀杀斧砍,有的被活活烧死,余者驱入黑龙江中,惨死近万人。只有少数被俄国居民藏匿者,或逃散各地的六十四屯中国居民,事后在俄境定居下来,这些人在祖居的土地上变为外国侨民。

华人移居国外的第三个热点——俄国

近代华人移居国外,有两个热点,一是东南亚,一是南北美。自18世纪以来,北方俄国,逐渐成为第三个华人移居国外的热点。清政府原对华人出国戒律甚严,但由于相继与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大片国土沦丧,北方俄国以廉价招募华工,中国灾民陆续流往俄国。大势所趋,政府不得已对华人出国逐步开禁。黑龙江省1860年(咸丰十年)最早开禁。吉林省1885年开禁。东清铁路通车后,东三省便全部开禁。于是黄河以北的中国居民,被贫困所迫,纷纷出山海关,逃荒到东北,其中大部分沿铁路流向奉天(今沈阳)、吉林、哈尔滨一带。有些灾民便结伴去俄国采金、伐木、修路或做生意谋生。开始多是季节性的,春去冬回,后来有些人就在俄国定居,成为旅居俄

国的中国侨民。据资料记载,1873年在俄界海参崴华人1.8万人,双城子约8000余人,伯力约4000余人,海兰泡2000余人,徐尔固约100余人;往来于松花江、乌苏里江从事贸易的华人有1000多人,居住在乌苏里江沿岸及南滨海沿海一带者约2万余人。去西伯利亚之华人,往来不定,据在远东任职30余年的俄国官员翁特尔别格记载:1868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及南乌苏里的中国人为26284人;1906年滨海省中国人47390人,1908年达到68355人;1910年阿穆尔省有中国人31872人。1910年在远东的中国人总计达到111466人,其中妇女占3.5%。

这些人虽然在俄国有户籍,但成家定居者较少。据阿穆尔省不完全统计,在俄国与俄罗斯女性成婚仅32人。据有关资料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共有15万中国人定居俄国。

华人在俄国多从事采金、修铁路、伐木、小商贩、种蔬菜、杂工、仆役等工作。据苏联学者统计,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中,工人占95%以上,工业家和大商人数很少,如阿穆尔省,只占全部中国人的4.4%。据瞿秋白著《俄乡纪程》载:赤塔有一旅俄东部西伯利亚总联合会。在后贝加尔省共有分会12处,侨商总共有7万人,赤塔当地有4000多人。1920年俄国屡经战争,华侨的商务并不景气,到满洲里的交通断绝已久,侨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维持秩序,不论捷克军团、谢苗诺夫及日本干涉军,直到多党政府,无论哪种当权的人来,都和华侨会联络,信任他们。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组织巡防队一类的商团武装起来抵御红胡子。瞿秋白描绘当时赤塔华人小商人和手艺人的情景时写道:“歪斜不正,污秽杂乱的街道,曲曲斜斜折入一个市集,屋角檐梢时时看得见五色的中国国旗。乱杂的人声里,只听得‘东腔西调’的中国式的俄国话。严冬的清早,满市腾着‘人雾’,街左一间小铺面,低低的屋檐下贴着淡红色的纸联,上面写着歪斜不正的中国招牌。原来是一家中国茶馆,门窗开处冒出一阵阵的烟雾浊气。油腻褴褛大羊皮袍的俄国‘苦力’,满嘴嚼着白沫,两手抹着胡须,时时从他家门走出走进。市场门口又有一中国理发馆。我进去剃了一个头。和那理发师谈了起来,他们亦是湖北人。他们说:‘以前赤塔市面好得多呢,三番两次打仗,闹得不

成样子,我们要走也走不掉。穷党来了,安静了些……’”

据1910年出版的《阿穆尔的黄种人》一书记载:

1897年阿穆尔省有中国人1160人(这是户籍人数,不在户籍的更多),滨海省有中国人31157人。另据1910年俄国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俄从事公务劳动的外国人共有51404人(其中,阿穆尔省3467人,滨海省22976人),矿山采金劳动者20022人,乌苏里铁路工人4936人,其中,华人占81%以上。

“开交通”与华侨的形成

根据《中俄瑗珲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以及《通商章程》之规定,中俄两国民间贸易兴起,贸易中心移到黑河与海兰泡之间。1858年《中俄瑗珲条约》规定:“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居住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规定:“所定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人按理贸易。”于是中方由瑗珲副都统派官员组织中国商户集中渡江到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在市内指定地址搭设临时售货板棚,当日往返两岸,进行民间贸易。每日上午七时中国商人敲锣集中乘船过江,下午四时敲锣收盘返回。华人商户开门营业时,门前燃放鞭炮,俄人欢喜异常,争先购买中国的衣料、食糖、茶叶、粮食等商品。贸易活跃,双方居民均有获利。后来俄国不遵守“边境百里不纳税”的规定,要收缴华人在(布)市经商板棚的地皮税。经中方交涉无效,于是瑗珲衙门就将在(布)市经商的板棚全部强行拆除,改集中经商为分散的自由经商。此后中国商户便可以在(布)市自选地址开设商号,俗称“开交通”。从此中国商号在(布)市繁华街道相继开市,有小本经营的小贩,也有固定的大商号,共有500余家。当时俄国远东地区粮食和日用品奇缺,大部分依靠从中国输入。中国商人,有的在中俄双方开设分号,有的则进入俄国腹地经商。(布)市华商和盛义,则由哈尔滨、天津、上海和日本大阪进货,对活跃俄国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十万华人进入俄国。其中东北、山东、河北人居多,也有浙江一带的穷苦农民。他们在沙皇官僚、资本家的

铁蹄下,过着奴隶般的悲惨生活,有的客死外邦,大部回国,少数留居俄国。

华工涌入俄国的原因有二:原因之一(外因),根据中俄签订的两个不平等条约,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 100 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入俄国版图。俄政府由于政治和经济战略的需要,极力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急需大批劳动力,而国内劳动力又极度缺乏,由内地移民开发建设,虽然采取优惠政策,因天气严寒生活艰苦,不少人又返回内地。于是俄国就从中国招募华工,以廉价劳动力开发西伯利亚。特别是采金业的兴起,吸引了大批华工。原因之二(内因),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列强瓜分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军阀混战,山东、河北一带农村水、旱、蝗虫三害迭生,连年灾荒不断。一批批难民忍受不了饥寒,纷纷逃往东北,沿铁路线到哈尔滨,再乘船北上黑河。当时中俄两国正处“开交通”之际,难民结伙渡江进入俄国阿穆尔省沿江一带,采金或做苦力谋生。

去西伯利亚的华工,主要是从事采金、修铁路、伐木等异常艰苦的劳动。这里的黄金产量丰富,素有“金窖”之称,占全俄黄金产量的 85.7%。1895 年“上阿穆尔公司”年产黄金 541 甫特(每甫特为 16.38 公斤)，“洁雅河公司”年产黄金 61.5 甫特，“阿穆尔采金公司”年产黄金 45 甫特。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始建于 1861 年,修筑铁路的绝大部分劳动都由中国工人承担。如挖土方,建桥梁,修建站台、票房、营房、看守房等。在建筑铁路的年份,每年春天,从山东省烟台的芝罘开往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轮船上满载华工,有些年达万人以上。

华工们被称为苦力“老伯代”,受俄国官僚、资本家的压榨。只有少数“俄国通”生活较好,可与俄人通婚。华工除上矿山、修铁路外,在城市里多是干俄国人不愿意做的最苦、最累、最脏的苦工和仆役,生活很苦。这里记录着几名华工的痛苦回忆,可见一斑。

华工唐强山是包工头尤文在沈阳招募的 150 名华工之一。他是在 1916 年被骗到俄国来的。招工时讲妥,每开出一俄丈土地给三个卢布。但到地方以后,每开一俄丈土地只给一个卢布。而且还要从中扣除手套费、鞋费、短棉大衣费、铁锹费……包工头还赚华工的伙

食费,卖给华工的大米高出正常价格的三倍。唐强山等人在这里干了一年,没挣到钱,要回国。包工头尤文又欺骗他们说在乌克兰离基辅不远的地方订了新合同,天暖,土地松软,吃的便宜,可以挣大钱。就这样他们答应从西伯利亚去乌克兰。但列车停下来时,却发现到了杜拿河,靠近罗马尼亚边界,可听到炮声隆隆,原来尤文把这批华工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了。

华工姚信诚,山东省荣城县人。1916年4月,俄国人到东北招工,修铁路、开煤矿、采伐、挖战壕,讲明每天挣5元“羌贴”：“我们一共2500人启程去俄国。我被分配到加林诺采伐森林,200华工住在一个大工棚里,空气污浊,跟狗洞差不多,周围是大森林,猛兽出没,真吓人。工人给铁路打木样,讲好每‘古帮’(一丈长,五尺高,三尺宽)木样8元‘羌贴’,但是俄国包工头扣3元,‘大柜’扣0.25元,‘通事’(翻译)扣1角,验收员也要扣钱。扣来扣去,每‘古帮’木样所挣工钱很少,每个工人每天只能收入9角左右。吃的开头能看见白面,后来黑面也成了宝贝,工人们日益贫困,冷天还穿着草鞋,蓬头垢面,与‘叫花子’没有两样。本来以为到外国可挣点钱,其实天下老鸦一般黑,不仅受资本家的气,还加上民族压迫。”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中国工人与俄国无产者共同团结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纷纷参加了武装斗争。在阿穆尔省、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洁雅河以东,由布尔什维克穆欣所领导的,以华工为主体的“老头队”,成为推翻沙皇统治、消灭白匪军和日本干涉军的一支主力。中国队员们参加了大小无数次的战斗,作战勇敢,付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政府对华侨实行了优惠政策,华侨生活待遇优于苏联人。原来单身华工,可以与苏联女性通婚,结成新的家庭,并与苏联劳动人民一起参加了战后恢复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黑河的早期建设中,华侨从苏(俄)带回大量黄金和“羌贴”,建起规模较大的酒精厂、发电厂、制粉厂,并建造了大片房产,对黑河的兴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人去西伯利亚的几条路线

1. 清末民初,山东、河北各州、府、县人,出山海关沿铁路线到北方大城市哈尔滨,再乘船沿松花江—三江口—黑龙江—黑河,渡黑龙江去俄国(布)市一带;另有一部分人,由哈尔滨陆路到卜奎(齐齐哈尔),走讷河、嫩江、瑗琿、黑河,从黑河乘船去(布)市。无论水路、旱路,都是由黑河去俄国(布)市,再辗转去内地或去金矿等地。

2. 从关内到哈尔滨,乘船沿松花江—三江口—乌苏里江,到俄境内的伯力市。有的人从伯力乘火车到(布)市,渡江回到黑河。另有从奉天(沈阳)、吉林进入,狩猎或采山参,渡乌苏里江去伯力,贩卖山货等。

3. 山东沿海居民,被招募去俄的华工或去俄经商者,由威海、青岛、烟台乘船去海参崴、双城子、蛤蟆塘一带俄境。

4. 日伪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及抗日爱国人士以及苏联情报人员,从中国东北宝清、虎林、密山、饶河一带去苏联伯力市、骨干村等地。东北解放后,有的回国,有的留居苏联。

几个历史时期中国旅苏(俄)人数的增减

1900年6月以前,居住在阿穆尔省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海兰泡)的华侨有3万人左右。洁雅河以东原中国江东六十四屯原居住中国人有3.5万人。

1900年“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发生前,有的中国人听到消息逃离(布)市。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害中国人近万人,极少数人逃回中国,在(布)市的中国人数急剧下降。

1906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与俄国交涉调停关系之后,民间往来贸易逐步复兴,华商和华工又陆续进入俄境。

1906年至1910年,西伯利亚入俄境的中国人达55万人,5年间约有40万人回国,有15万人居留俄国,成为中国侨民。

1910年至1920年,黑河对岸(布)市华侨达5万人,沿黑龙江至洁雅河采金华工有10万人,为华人去俄经商及从事其他劳动人数的最高峰。



娶俄妻的中国俄罗斯族小伙

1922年前,俗称“开交通”时期,中俄民间自由往来。1922年中俄两国决定使用护照,结束了无任何证件自由往来的历史,老百姓叫“继交通”时期。此后,有些人偷渡黑龙江去俄国作买卖,称“跑私江”,去俄国的中国人有所控制。

1929年(民国十八年)“跑反”。因中东铁路事件引起争端,同年6月苏联在黑龙江上扣留中国船只及人员,8月份苏联释放被扣留船只及人员。此事引起在苏华侨的恐惧,有不少华

侨回国。

这个时期,苏联国内实行集体化,没收工商业主的私有财产,归集体所有,有产者华侨陆续回国,但多数华工及与苏联女性通婚者比较稳定,仍留居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出兵东北,在苏华侨大批回国。到1932年仍有部分华侨偷渡黑龙江回国。

1932年4月马占山抗日队伍来到黑河,东北局势日趋紧张,马占山队伍越过黑龙江辗转于苏联境内,部分人员在苏联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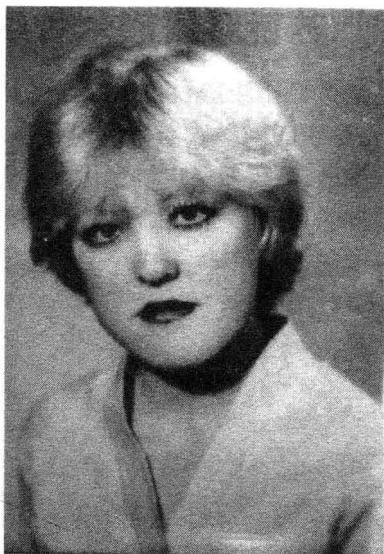
1932年日本侵略势力伸展到黑河后,对边境实行严密封锁,中国爱国人士韩哲一、王玉、申贵庆、汤文勇等,为了反抗日本侵略,渡

黑龙江投奔苏联参加革命,有的成为苏联特工人员,在边界上活动。有些平民渡江后在苏联定居。

1945年“八一五”东北解放后,有随苏联红军去苏联的中国人,有在日伪时期替日本人效力的伪职人员,被苏军押往苏联改造,刑满释放后,大部分人回中国,少数人留在苏联。

1952年至1962年前后,中苏两国互换侨民及无国籍侨民及他们的眷属(中国人)去苏联定居。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次政治运动中,有极少数中国人去苏联定居。



移居俄罗斯的中国俄罗斯族妇女

苏侨移居额尔古纳旗概况

王裔盛



王裔盛回故里(左一)(1992年)

1945年东北光复后,1947年11月共产党派遣以王林中为团长的工作团来额旗接管伪政权。据王林中回忆录中记载全旗各族人口2万人,其中苏侨为17000人,占全旗人口82%以上。而据1949年我旗政府调查公布的数字为9451人,占全旗12350人的70%多。两个数据相差很大,应以政府调查数据为准。

此外,与苏侨同居或分居的华俄后裔还有7016人。

俄国来华移民情况是复杂的,跨越时间长,大约始于1800年前后两国边境管理不严,有俄人越境开荒放牧者,也有我边民及来自内地的人越境到俄做劳工者,两国边民来往甚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国界之后,也还有不受约束的人非法越境来我额旗定居。1900年庚子事变后,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边境成分复杂的边民,抱着不同目

的越境来我旗定居者越来越多。到我旗后随便选址建屯。据统计有25个村屯。这些村屯大部分建在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景色秀丽的得尔布河、哈乌尔河和根河等三河流域。他们是自行建屯不与当地人杂居。连村屯名称都冠以俄语名称或沿用对岸苏方相同的屯名。例如,保格洛夫、阿力克三得、乌启罗夫等。沿边村屯星罗棋布,相隔四五十里。建造的房屋全是俄式“木刻楞”。家家园内建有芬兰式沐浴房,屋内建有烤制面包的“列巴炉”。每个屯子都有自己的学校、教室、俱乐部和几个屯子共用的加工面粉的“水磨”。侨民较集中的德拉戈申克(现三河乡)设有侨民中学、医院和管理侨民的侨民会。所有这些村屯的建设,都凸显俄罗斯人的民族风情。

他们主要依赖农牧业为生。为避免农牧业发生矛盾,在距屯子很远的地方开荒种地,在屯子近处放牧养畜。种地以小麦、燕麦、大麦为主,每年播种采取换茬轮歇式,广种薄收,不施肥,无田间管理,春播秋收。农闲时外出旅游。牧业以饲养优良品种的“三河马”、“三河牛”为主。“三河牛”是在修建中东铁路时由俄国引进的西门塔尔牛与蒙古牛的杂交牛。一年四季基本散养,秋后打羊草就像秋后割麦子一样重要,以储备过冬。

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是哪些人,又是怎样越境来到这里的呢?

首先,额尔古纳河流域我方一侧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满山原始森林,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是块美丽富饶未被开发的处女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环境,是沙俄觊觎、侨民看好的地方。在移居的侨民中,大致有这么几种人。

一种是扩张移民。1689年清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国界。1900年发生庚子事件,沙俄军队违约侵犯我边境,捣毁我边境各卡伦(哨所),纵容俄边民入侵我地区定居。据《额旗史料》记载,从1900年到1929年期间移民来我境内定居者3438人。1936年后早期非法入境内的侨民,看额旗侨民集中,生存条件优越,有651人也迁来定居。

一种是逃难移民。十月革命初期,俄边境白匪势力猖獗,以谢苗诺夫为头目的几股白匪军,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赦免的俘虏和流放在东西伯利亚集中营里的囚犯共同组建白匪军团。这帮匪徒

对边民大肆烧杀掠夺,无恶不作,致使边民生灵涂炭,不得安宁,忍痛背井离乡,举家赶着牲畜越境逃到我境内三河一带安家落户。

一种是逃亡移民。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大批溃败的白俄分子,被斗富农、官绅等反苏维埃的纨绔分子,身负罪孽在国内无立足之地,便裹挟在百姓中到额境内藏身。仅珠尔干屯(后来的乌启罗夫屯)就逃来300多人。在1945年苏军解放额旗时,部分对苏犯有罪行的人被捕押回国。

还有一种是逃荒移民。20世纪30年代,苏联境内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百姓缺衣少食,人心浮动。为求生存逃荒到我境内谋生。还有不少在俄华工,同样遭到战乱和饥荒的威胁,携俄罗斯籍妻子回到国内定居。

来额旗侨民有相当规模,他们自己成立一个侨民会管理自己。这个侨民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带有政权性质。他们可以向侨民发号施令,摊派费用(类似纳税),派“官车”出“官工”为侨民会服务。侨民的学校、医院及教堂都由侨民会来管。侨民会下设一个监所关押所谓的犯人。我旗建政后由旗政府勒令取缔了这个监所和纳税制。一些由政府管辖的行政事务统统收归政府管理。考虑到侨民会是占全旗人口70%的上层组织,政府一时还离不开他们。政府有任务需要侨民会时,就找会长来会谈。20世纪50年代的会长叫得波罗夫,是个有权威的人,对侨民说话很有权威。他们的翻译是侨民小学的校长拉德辽娃,在侨民中也很有影响。我政府参加会谈的一般是政府首长。我方翻译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华俄后裔王德昌和刘淑安。

俄侨来华五六十年,在我政府侨民政策感召下,对政府的政策法令还是能够遵守的。对布置给他们的任务,如征购粮、护林防火和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也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有一条,他们不接受我们惯用的说服教育动员工作,他们只认政府的命令和指示,只要宣布政府命令,一切工作顺利完成。侨民对额尔古纳旗的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受到政府的欢迎和褒扬。

1954年苏联政府决定召唤侨民回国参加西伯利亚建设。当年由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副领事卡瓦利罗夫和满洲里领事馆副领事费

金来额旗宣示政府决定,召唤他们回国去远东开荒。卡瓦利罗夫对侨民说,你们只能回国不能去资本主义国家,想去资本主义国家就像不照镜子看自己的耳朵一样难。同时宣布苏联政府对苏维埃犯罪的公民,予以宽大处理的法令,多数人解除了思想顾虑,响应号召,同意回国。但是也有少数侨民不听卡瓦利罗夫的话,拒绝回国,去了澳大利亚和土耳其。1954年开始迁侨,应苏方要求政府给予协助,我政府成立了以旗长孙金武为领导的迁侨工作办公室。针对苏方提出的迁侨原则和方法步骤,我政府提出了“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原则。在侨民会的参与下,从1954年开始到1959年分三批基本迁出,共迁出1824户,9486人。这时额旗境内还有460户,1320人未走,其中有400多人移居到了澳大利亚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苏侨回国或迁到别的国家后,由政府出资收购了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

华俄后裔是政府与侨民沟通的重要桥梁,是他们对政府做了占全旗人口70%的侨民工作,贡献是很大的。一些优秀分子,加入了党团,并在各级党政群机关及各业务部门任职,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深得党和政府的信赖。

俄侨在额尔古纳

濮德茂



濮德茂近照

俄侨在额旗历史上的突出地位

由于额尔古纳旗与俄罗斯仅一河之隔,边界线长 671 公里,故本旗的外侨国籍很单纯,除少数无国籍者外,其余均为俄侨(苏侨)。据有关资料记载,几个年代全旗的侨民人数如下:

1922 年额尔古纳地区(当时地属奇乾、室韦两县)共有居民 2429 户,11816 人。其中,俄侨占 1855 户,9893 人,约占总人数的 83.7%。

1947 年额尔古纳地区共有居民 2190 户,12342 人。其中,俄侨 1516 户,9375 人,约占总人口数的 76%。

1949 年额尔古纳旗总人口 2470 户,12350 人。其中,外侨 1825 户,9491 人,约占总人口数的 76.8%。

1953 年额尔古纳旗总人口数 13817 人。其中,外侨 1805 户,8686 人,俄侨占 1613 户,8378 人,无国籍侨民 212 户,308 人,外侨约

占总人口数的 69.3%。

综上可见,额尔古纳旗外侨人口数不但在自治区居第一位,就外侨人口占当地居民总人口的比例讲,长期占 70% ~ 80%,在全国及其他地区,也非常罕见。

此地居民成分复杂。新中国成立前后 67 个自然屯中,竟只有 3 个是纯中国人居住,大多数村屯是中国人与侨民杂居,纯侨民屯有 2 个。而且农牧业生产主要靠俄侨经营,全旗种地与养畜业 90% 以上是俄侨。中国居民大部分依靠山产、跑老客、卖零工、做生意、伐木、挖沙金等维持生活,依靠种地的很少。

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特色极为浓厚,处处显得与其他地区不同。这点首先表现在额旗村屯地名上,往往一个村屯有三个以上名称,其中多数以俄语命名。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地群众习惯使用俄语词(土语),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也带有相当浓厚的俄罗斯风味。近百年来,由于华俄民族在生活、经济上的自然联系,多处杂居,频繁接触,甚至相互依靠,华俄之间通婚现象很普遍,因而引起华俄混血儿的产生,这一点又形成了额旗另一大特色——混血儿多,像吉拉林区的协荣屯,几乎是纯混血儿居住。

据 1953 年统计:

额旗外侨再详细区分也有多种民族,自然主要是俄罗斯族,他们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此外,尚有少数鞑靼族、乌克兰族、哈萨克族、立陶宛族、通古斯族,以及中俄、蒙俄、俄法、日俄等各种混血儿,具体数字如下:

族 别	人口数	性 别		占外侨人口数的百分比
		男	女	
俄罗斯族	8326	4114	4212	97%
鞑 靼 族	4	4		0.046%
乌克兰族	6	4	2	0.06%
通古斯族	22	17	5	0.26%
哈萨克族	12	10	2	0.138%